



哲学史家文库

第2辑

中国哲学的现代诠释

(修订本)

A Series of Books by the Historian of Philosophy

景海峰 著



人民出版社



哲学史家文库

第2辑

A Series of Books by the Historian of Philosophy

中国哲学的现代诠释

(修订本)

景海峰 著



人民大学出版社

编辑主持：方国根

责任编辑：方国根 崔秀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哲学的现代诠释/景海峰 著. —修订本.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1
(哲学史家文库. 第2辑)

ISBN 978-7-01-018875-1

I. ①中… II. ①景… III. ①哲学史-研究-中国 IV. ①B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19068 号

中国哲学的现代诠释

ZHONGGUO ZHIXUE DE XIANDAI QUANSHI

(修订本)

景海峰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龙之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2.5

字数:350 千字

ISBN 978-7-01-018875-1 定价:62.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 录

第一章 诠释学与中国哲学	(1)
一、“诠释”考	(1)
(一) 诠释	(1)
(二) 解释与阐释	(6)
二、中国哲学的诠释学境遇及其维度	(9)
(一) 诠释学的脉络与语境	(10)
(二) 中西诠释学之差异	(13)
(三) 从诠释学方法到诠释学哲学	(17)
三、中国诠释学的探索	(19)
(一) 傅伟勋的“创造的诠释学”	(20)
(二) 成中英的“本体诠释学”	(22)
(三) 黄俊杰以孟子为中心的经典诠释学	(24)
(四) 汤一介创建“中国解释学”的构想	(26)
四、儒家经典诠释的两种途径	(28)
(一) 作为经学的儒学	(28)
(二) 作为哲学的儒学	(32)
(三) 两种形态会通的可能性	(36)
五、儒家经典诠释的三个时代	(40)
(一) 古代文明的遗产和古典文明的创造	(42)
(二) 以经为本的时代	(46)
(三) 以传记为中心的时代	(51)
(四) 走向多元的时代	(56)
六、儒家经典诠释的四个层次	(60)

(一) 经	(61)
(二) 传记	(69)
(三) 注疏	(76)
(四) 义理	(82)
第二章 古典哲学试论	(87)
一、中国哲学体用论的源与流	(87)
(一) “体用”释义	(88)
(二) 体用观的演变和发展	(95)
二、《老子》道德关系论	(107)
(一) “道”之四义	(108)
(二) “德”论	(113)
(三) 道与德的相成相应	(114)
三、朱子哲学体用观发微	(117)
(一) 体用说之渊源	(117)
(二) 朱子体用论之大意	(119)
(三) 体用说的多层性和灵活性	(123)
四、叶适的社会历史本体观	(125)
(一) 皇极一元论	(125)
(二) 思想来源及背景分析	(128)
(三) 皇极与太极	(131)
五、陈白沙与明初儒学	(135)
(一) 倡言“自得”	(137)
(二) 学宗“自然”	(141)
(三) “主静”的意义	(145)
第三章 传统哲学的现代转型	(151)
一、清未经学的解体和儒学形态的现代转换	(151)
(一) 三大争论宣告了经学时代的结束	(152)
(二) 西学冲击下的最后挣扎	(158)
(三) 儒学形态转换的可能向度	(163)
二、学科创制过程中的冯友兰	(168)
(一) 建构前史	(169)

(二) 框架性协议	(173)
(三) 缝隙与壕堑	(177)
(四) 在修补和重建的两难中	(181)
三、从“哲学”到“中国哲学”	(185)
(一) 哲学东来	(186)
(二) 左右不逢源的尴尬	(191)
(三) 主体性觉醒和后殖民策略	(195)
四、全球多元文化格局中的儒学	(199)
(一) 后冷战时代的视野	(199)
(二) 走出历史主义的阴影	(202)
(三) 摆脱民族主义的狭隘	(204)
(四) 面向文明对话的新纪元	(207)
五、现代中国哲学的身份意识和形态特征	(210)
(一) 旧体系的崩解和新身份的建构	(211)
(二) 身份认同的复杂性	(215)
(三) “中国哲学”形态的难题	(220)
(四) 身份重构及未来挑战	(225)
第四章 当代哲学展望	(230)
一、儒学定位的历史脉络与当代含义	(230)
(一) 古代的意向与叙述	(231)
(二) 近代以来的省察与检讨	(235)
(三) 当代意涵的分析与贞定	(239)
二、20 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阶段及其特点	(242)
(一) 清末民初	(243)
(二) 新文化运动时期	(245)
(三)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	(247)
(四) 20 世纪 50 年代后	(250)
(五)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252)
三、从《剑桥哲学词典》看当代中国哲学	(254)
(一) 内容概略	(254)
(二) 预示与启示	(256)

四、傅伟勋学术的四大论域	(258)
(一) 创造的诠释学	(258)
(二) 大乘佛教的现代性阐释	(263)
(三) 现代生死学	(269)
(四) 文化中国	(275)
五、汤一介对新时期中国哲学的贡献	(279)
(一) 家风承续与学思历程	(280)
(二) 从魏晋玄学到早期道教	(284)
(三) 中国哲学的范畴体系和基本特征	(288)
(四) 儒学的当代反思	(292)
(五) 中国解释学的探索和新轴心时代的展望	(297)
(六) 从中国文化书院到《儒藏》工程	(302)
六、后殖民主义与中国哲学的措辞	(305)
(一) 后殖民语境辨析	(306)
(二) 合法性、合理性与正当性	(312)
(三) 从训诂学走向诠释学	(321)
参考文献	(329)
索 引	(338)
后 记	(349)
再版后记	(353)

第一章 诠释学与中国哲学

一、“诠释”考

“诠释”一语，随着西方诠释学（hermeneutics）在国内的译介和传播，而大为流行。由之而起的对于中国古代经典注释传统的历史反思和现代性观照，以及中国诠释学体系的探索与建构，亦方兴未艾，有燎原之势。目前，不论是西方学术观念的翻译，还是中国传统资源的现代转化，“诠释”一词都具有了某种核心概念的意义，成了一个所谓的“关键词”（key word）。要恰当地理解和运用“诠释”概念，就离不开对这一词语的语源追溯、语用脉络分析，以及思想史意义上的语义描述。下面我们将“诠释”一词的源与流，试加勘寻，罗列牖示，并做些初步的剖析。

（一）诠释

“诠”之一字，不见于先秦典籍，似是首出《淮南子》。《淮南子》以“诠言”为篇名，高诱注曰：“诠，就也。就万物之指以言其征，事之所谓，道之所依也，故曰‘诠言’。”学者多以《缪称》以下八篇为许慎注，则“诠言”训语当出许注。又许慎《说文解字》言“诠”曰：“具也。从言，全声。”则“就”、“具”可通释。段玉裁注云：“许意为诠解。”《淮南子·要略》又解篇意云：

《诠言》者，所以譬类人事之指，解喻治乱之体也。差择微言之

眇，詮以至理之文，而补缝过失之阙者也。^①

又说：“知泛论而不知詮言，则无以从容。”^②“发必中詮，言必合数。”^③通观《淮南子》“詮”之字意，就是解释、阐明的意思。但有三点，似可注意。一是“就也”、“具也”之释，包含了一点必然性的意思在里面，即强调詮（言）和所詮（事）之间具有某种定然的关系。二是作为言说方式的“詮”，具有多样性和丰富性的特点，包含了譬、类、解、喻等方法。三是“詮”之指向的深度和完满性，即通过“詮”，可以缝补阙失，臻于圆满之境。关于最后一点，《论语·先进》“公西华侍坐”章，曾皙有“异乎三子者之撰”一语。刘宝楠《正义》谓：

撰，郑本作僎，云：“僎读曰詮，詮之言善也。”案《广韵》曰：

“詮，善言也。”本郑义。^④

此处用善训詮，可见“詮”之字意是具有某种完满性指向的，即“詮”，言之全也。

“释”为先秦典籍中的常见字，本身就有语言解释的意思。如《国语·吴语》：“乃使行人奚斯释言于齐。”韦昭注引《晋语二》：“释言，以言自解释也。”《韩非子·解老》：“尝试释詹子之察。”《春秋穀梁传·庄公七年》：“其言败何也？释蔡侯之获也。”又《左传·昭公二十三年》：“其言败，释其灭也。”后《尔雅》以“释”名篇，即承续了此意。但“释”字在经、子书中更多的是用作表达消除、消解、开释、放下的意思。如《诗·郑风·大叔于田》：“抑释拥忌，抑鬯弓忌。”《尚书·武成》：“释箕子囚。”又《多方》：“开释无辜，亦克用劝。”《左传·隐公八年》：“郑伯请释泰山之祀而祀周公。”又《左传·僖公二十七年》：“出谷戍，释宋围，一战而霸。”《左传·哀公十七年》：“袒裘不释剑而食。”《国语·晋语一》：“虽欲爱君，惑不释也。”《老子》：“涣兮若冰之将释。”《庄子·在宥》：“解心

① 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704页。

② 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704页。

③ 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15页。

④ 刘宝楠：《论语正义》下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75页。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亦云：“《论语》郑本‘异乎三子者之撰’注：‘读曰詮，詮之言善也。’”又，程树德《论语集释》该句之“考异”部分引，《经典释文》：“‘撰’，郑作‘僎’。”《论语古训》注：“今文遵为僎，或为全。”曰：“是全、僎本通，故读‘僎’为‘詮’，非改字也。”（程树德：《论语集释》第三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805页）《说文解字》：“僎，具也。”则“僎”与“詮”同训。

释神，莫然无魂。”又《庄子·天地》：“故莫若释之而不推。”《庄子·庚桑楚》：“南面而不释然。”“是乃所谓冰解冻释者。”如此等等。故《说文解字》云：“释，解也。从采。采，取其分别物也。”“释”字，在个别地方亦有舍弃义^①、浸泡义^②等。就“释”字的一般语用状况，似可区分为具象意义和抽象意义两类：前者多解行为，或有实物；后者则表达某种精神状态。以此度之，则《左传》用“释”多实，而《庄子》之“释”近虚也。

“诠释”一词，最早见于佛书，出自僧口。《法苑珠林·说听篇第十六》有记：

隋京师延兴寺释昙延，姓王，蒲州业泉人也。世家豪族，官历齐州而性协书籍，乡邦称叙。探悟玄旨，同晓无差。欲著《涅槃大疏》，恐滞凡情，每祈诚寤寐，愿得嘉征。乃于夜梦有人被白服，乘于白马，鬃尾拂地，而导授经旨。延手执马鬃与之请论。寤后惟曰：“此必马鸣菩萨授我义端。执鬃知其宗旨，抵事可观耳。”虽感此瑞，犹恐不合理，更持经疏，于陈州治仁寿寺舍利塔前，烧香誓曰：“延以凡度，仰测圣心。铨释已了，具如别卷。若幽致微达，愿示明灵。如无所感，誓不传授。”言讫，《涅槃》卷轴并放光明，通夜呈祥，道俗称庆。……^③

昙延（515—588）为北朝末至隋初间的高僧，著有《涅槃义疏》十五卷，另有《宝性》、《胜鬘》、《仁王》等疏。他的经注不但托于神迹，而且感动了天地，使塔中舍利大放光明，“三日三夜，晖光不绝”，这个故事巧妙地隐喻了其诠释的精湛。注疏大师以誓言之口说出“诠释”二字，不能不说是一件颇为奇妙的事情。^④但需要说明的是，道世（？—683）编纂的《法

① 如《管子·形势》：“其功既成，莫知其释之。”（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2页）

② 如《礼记·内则》：“欲濡肉，则释而煎之以醢。”（《周礼·仪礼·礼记》，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394页）

③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87页。这里，“诠释”刻本作“铨释”。“铨”，本为衡具，引申为评量的意思。铨释，即衡量考释之意。联系上下文，此处的“铨释”，也就相当于“诠释”，两者并无差别。

④ 有趣的是，对于昙延此举，宋儒胡寅（1098—1156）在其辟佛专书《崇正辩》中做了严厉的批评：“昙延造《疏》，若于理周尽，何异前言？若有所未安，更须进学。如饮水食饭，其冷暖饥饱之意，他人岂能知之？乃验之于火以卜中否，可笑甚矣！复云经轴放光，则又妄之极也。火无不化之物，今以大乘经典投之火中，应手煨烬，昙延独以何道使《疏》不可焚，无乃幻术邪？”（胡寅：《崇正辩》，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0页）

苑珠林》一书，问世于唐高宗总章元年（668），在这之前的太宗贞观朝，著名经学家颜师古（581—645）在其对答的《策问十五道》中，也已明确地使用了“诠释”一词：

先圣设法，将不徒然，厥意如何，佇闻诠释。^①

颜师古是奉诏考订“五经”之人，又参加了《五经正义》的撰定工作，可以说在初唐儒家经典整理和诠释的过程中，起到过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他写出“诠释”一词，使得释儒两家，前后并举，交相辉映，这很有些历史象征的意味。

但唐宋时代，“诠释”一词，极为罕用，遍查群籍，不见于大德巨儒之著，仅有几种较为边缘的小书偶尔提及。其中，最可注意的是释晓莹《罗湖野录》一书所记黄庭坚（1045—1105）与晦堂祖心（1024—1100）之间的公案：

太史黄公鲁直，元祐间丁家艰，馆黄龙山，从晦堂和尚游，而与死心新老、灵源清老，尤笃方外契。晦堂因语次举：孔子谓弟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于是，请公诠释，而至于再，晦堂不然其说。公怒形于色，沉默久之。时当暑退凉生，秋香满院。晦堂乃曰：“闻木犀香乎？”公曰：“闻。”晦堂曰：“吾无隐乎尔？”公欣然领解。^②

在这个有趣的故事当中，山谷对孔子的话不断地加以诠释，但终不能获得晦堂的认可，以致“怒形于色”，无法言语。最后还是晦堂用禅家机锋点拨了他，才使之茅塞顿开。这里涉及诠释的有效性和诠释的限度问题，在言与不可言之间，诠释所呈现出来的意义是截然不同的。山谷显然是循着儒家注释经典的方式来解读《论语》，而晦堂却抛开了文字，直指心

① 此语出自其《策贤良问五道》中的“第一道”。《佩文韵府》卷一百之十一的“诠释”一词，亦引据了颜师古之策问语。

② 这则公案故事，见于多种典籍，内容大同小异。除了此处所引的、（宋）释晓莹《罗湖野录》卷一所载录的之外，（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三、（元）陶宗仪《说郛》卷二十一下、（明）吴之鲸《武林梵志》卷八、（明）何良俊《何氏语林》卷九、（清）潘永因编《宋稗类钞》卷二十八，以及（清）《江南通志》卷一百三，均有记述。《罗湖野录》成书于南宋初年（序曰“绍兴乙亥”，即1155年），距山谷、晦堂之事，时间最近，当是原本。而《鹤林玉露》以下诸书，均为辗转抄录，只是有的做了少许改动，有的加上了自己的评论。

源，当下证悟，这充分显示出佛家禅学与儒家经学的根本差异。稍后的《鹤林玉露》一书，在复述了这则公案故事之后，略加评论道：“晦堂此等处，诚实脱洒，亦只是曾点见解，却无颜子工夫，此儒佛所以不同。”^①另外，宋初整理注解《法言》的宋咸，在其《进重广注扬子法言原表》中说道：

唯彼《法言》，准夫《论语》，文高而绝，义秘而渊。虽李郁亭解之于前，柳宗元裁之于后，然多疏略，犹或误遗。凡坦然易别之条，则五行俱下，而诠释泊卓尔；难明之意，则一辞不措，而阙亡。^②

这里点出了文献流传与诠释方式之间的关系。又，“珣琢经方，润色医业”的医家类著作《证类本草》中，亦有“时钟鼎峙，闻见阙于殊方；事非佥议，诠释拘于独学”的说法。^③

到了明清间，“诠释”一语，开始流行。像刘宗周的《论语学案》、黄宗炎的《周易象辞》、李光地的《榕村语录》、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等名著中，都可以找到“诠释”一词。^④甚至有的书名也直接采用了“诠释”二字，如江旭奇的《檀弓诠释》、曹印儒的《参同契诠释》等。^⑤这里特别要提出的是《四库全书总目》，这部出自四库馆臣之手、汇聚了庞大信息量的书目提要，特别喜欢使用“诠释”一语，粗略统计，恐怕不下百处。下面随举几例，以见梗概：

然疏家之体，主于诠释，注文不欲有所出入。……至于诠释文句，多用空言，不能如诸经。《正义》根据典籍，源委灿然。则由王注扫弃旧文，无古义之可引，亦非考证之疏矣。^⑥

① 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之三，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80页。

② 《扬子法言》附《宋咸进重广注扬子法言原表》，《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一》，（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96册，第272页。

③ 参见（宋）唐慎微：《证类本草》卷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五》第740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0页。

④ 如《论语学案》卷七：“圣人就人言略加诠释，即令致治保邦之道示于指掌。”《周易象辞》卷二十：“至于诠释，亦不免近于穿凿，岂欧阳氏之疑正为是与！”《榕村语录》卷之八：“四德、五常中，唯‘贞’与‘智’不可以一义诠释，须兼两义方尽。”《尚书古文疏证》卷五下：“引书者，必以书辞不甚明，方从下诠释，一层未已，复进一层。”

⑤ 参见《千顷堂书目》卷二和《江南通志》卷一百九十二，以及《经义考》。

⑥ 孔颖达：《周易正义》条，《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页。

方平此书，虽亦专阐数学，而根据朱子之书，反复诠释……^①

其首先曰“讲”者，诠释文句也；次曰“意”者，推阐大旨也。^②

大旨不主于训诂名物，而主于推求诗意。其推诗意又主于涵泳文句，得其美刺之志而止。……然光地邃于经术，见理终深，其诠释多能得“兴观群怨”之旨。^③

奇龄说经，善考证而喜辩论。故诠释义理，往往反复推衍，以典籍助其驳诘，支离蔓衍，不顾其安。至于考核事实，征引训诂，则偏僻者固多，而精核者亦复不少。^④

由上寥寥数例，即可看出《四库全书总目》所用“诠释”一词，语用之多样化，语义之丰赡详备，我们今天所说的“诠释”词义，几近囊括其中矣。

（二）解释与阐释

与“诠释”相近的词语，还有“诠解”、“诠言”、“诠说”、“诠证”、“诠训”等，在古籍中往往被交互使用着，区别并不是很大，但出现的次数均没有“诠释”一词多。佛典还将“能所”范畴与“诠”字结合起来，有所谓“能诠”、“所诠”之说。如唐代译经大师义净（634—713）所翻的《佛说大乘流转诸有经》中就有偈语云：

诸法唯假名，但依名字立，离于能诠语，所诠不可得。

皆以别别名，诠彼种种法，于名法非有，是诸法自性。

由名名性空，于名名不有，诸法名本无，妄以名诠名。^⑤

可见“诠”字在组词方面，有着相当的灵活性，可以和近义字搭配，也可以把诠释义和其他思想范畴的意涵融贯起来，构成新的表达语汇。

除了“诠释”一语外，意思相当而使用更多的自然是“解释”一

① 胡方平：《易学启蒙通释》条，《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0页。

② 苏潜：《易经儿说》条，《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59页。

③ 李光地：《诗所》提要，《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32页。

④ 毛奇龄：《四书剩言》提要，《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05页。

⑤ 《大正藏》卷十四（经集部一），950b。

词。不论是出现的频率，还是意指的广度，“解释”明显都在“诠释”之上。“解”在先秦典籍中是常用字，也是多义字。《说文》：“解，判也。从刀判牛角。一曰解廌，兽也。”这无疑是“解”字最基本的意思，也是最常见的意思。“五经”和诸子书中所见“解”字，绝大多数都是表达剖分、解开、脱去、消除之意的，只有极个别的含有所谓“解释”的意思。如《庄子·徐无鬼》云：“则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以不惑解惑，复于不惑，是尚大不惑。”《韩非子》有《解老》，又有《喻老》，则“解”同“喻”相应。又《外储说左上》有“说在宋人之解书，与梁人之读记也”的说法，则“解”又与“读”相对。这里，都可作解释来理解。《礼记》有《经解》篇，此“解”字，亦近于解释义。^①但“解释”一词，显然是汉代以后才出现的。《子夏易传》在解《解》卦之“上六”爻及《象》辞“公用射隼以解悖也”时说道：

解释驰缓也，故多有纵焉。终而获之，得其时也，三应其诛焉。纵悖之甚，据非其有，虽欲贪戾，其能终乎！而公以法诛，何所不获？悖解众安，无不利也。^②

在这之后的《易》学著作，凡用到“解释”一词时，大多和《解》卦的爻辞和《象》辞有关。譬如唐代的《周易口诀义》云：“解，利西南者，解缓也。谓难道解释物情舒缓，故谓解也。”^③需顺便说明的是，东汉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中，有“冰雪得温汤，解释成太玄”一语。^④但此处的“解释”二字，并无诠释义，而是稀释、化开的意思，与其书中的“解化为水”、“液涂象解冰”之“解”是相同的用法。到了宋代，“解释”已经是一个很常用的词语了，在理学家的著作中随处可见。例如：

① 孔颖达疏云：“皇氏云，解者分析之名。此篇分析六经体教不同，故名曰‘经解’也。六经，其教虽异，总以礼为本，故记者录入于《礼》。”（《十三经注疏》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09页）

② 《子夏易传》卷四，《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一》第7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8—59页。

③ 史征：《周易口诀义》卷四，《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一》第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8—59页。

④ 《周易参同契》第三十三章《胡粉投火》，转引自周士一等：《〈周易参同契〉新探》，湖南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89页。

某年二十时，解释经义，与今无异。然思今日，觉得意味与少时自别。^①

讲不为辩辞解释文意，所以积其诚意感通圣心者，固不可得而闻也。^②

解经谓之解者，只要解释出来，将圣贤之语解开了，庶易读。^③

诗书略看训诂解释，文意令通而已，却只玩味本文，其道理只在本文。^④

可见，“解释”一词不像“诠释”用语那般冷僻，它的流行也要早得多。但从语义上看，“解释”的意思较为普泛化，不如“诠释”一语来得精切和专门。这也是《四库全书总目》在讲训诂释义之学时，特意提拈出“诠释”二字，而大加彰显使用的原因之一。

相反，和“解释”词义甚为接近的“阐释”一语，在古籍中却极为罕见，差不多是难觅踪影。“阐”字，已见于先秦典籍。《易·系辞下》：“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吕氏春秋·决胜》：“隐则胜阐矣。”这里的“阐”，皆表阐发、阐明之意。“阐释”一词，当是最早出现在葛洪的《抱朴子》一书中。外篇《嘉遯》有云：“虽复下帷覃思，殚毫聘藻，幽赞太极，阐释元本……然不能沾大惠于庶物，著弘勋于皇家。”但奇怪的是，这个词在之后就没有人再用过，成了一个真正的“遁辞”。大约到了清代，才重现于书册。如《陕西通志》就有“阐释其义，可以考命名所由，使览者不惑”^⑤之语。

总之，在古代典籍中，“诠释”一词出现的较晚，比之“解释”也较少用到，但“诠释”的确有它特殊的语义，不完全等同于“解释”。即使和“阐释”一词相比，它们的语义也不完全一样。弄清楚这些语词的细微差别是有意义的，特别是像“诠释”这样被用作思想表达的关键词。正像西方诠释学的始创者施莱尔马赫（1768—1834）所说的：“我们必须考虑

① 《二程遗书》卷十八，《二程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8页。

② 胡安国：《奏状》，《四库全书》本《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七十四。

③ 《朱子语类》卷十一，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93页。

④ 《文公易说》卷十九，《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一》第1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804页。

⑤ 刘於义等监修：《陕西通志》卷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三〇九》第55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05页。

可能从一个语词与另一个语词同义而同时又具有它自己的意义多样性这一事实而学习的东西——以便理解语词的性质。”^①“诠释”所含具的整全性和透显性，明显地要高于“解释”。“解”的分崩离析后果和外缘化操作指向，在“诠”之既分解又融合的双向回旋中，得到了校正。在活动主体的实践性和语言行为的历程性方面，“诠释”也给我们留下了更多想象的空间和发挥的余地。

二、中国哲学的诠释学境遇及其维度

诠释学（hermeneutics，一译解释学）在西方有很长的发展历史，经历过近代化转折、特别是哲学诠释学的根本改造之后，它已经成为当代最具活力的哲学思潮之一。近十年来，随着诠释学在我国的译介和传播，以诠释学为参照背景的中国传统哲学反思和当代中国哲学建设正悄然展开。中国有两千年以上的注释经典的传统，有关“诠释”的话题和资源可以说是丰厚无比，这就为诠释学的吸纳和消化营造了一个非常独特的思绪驰骋的空间。面对诠释学的“诱惑”和“挑战”，我们如何重新认识和清理中国传统哲学的资源，特别是显发其当代意义和价值？如何在“诠释”的当代话语之中融入中国性，在传统与现代性的调适中寻求“中国哲学”的恰当位置？这些问题除了仍显得急迫和严峻之外，似乎在思考的现实性方面也展现出了更多的可能与生机。中国哲学在“遭遇”诠释学之后，能否从丰富的联想当中激发出转化传统的技巧和力量，它将如何“理解”和“行动”，这些都会成为制约或者影响未来中国哲学发展的潜在因素。

^① 施莱尔马赫：《诠释学箴言》，《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洪汉鼎主编，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32页。

(一) 诠释学的脉络与语境

要对中国哲学的诠释学境遇有准确判断,就必须先要对西方诠释学的发展历史和现状做一点基本的梳理。按照当代诠释学研究专家帕尔默(R.Palmer)的区分,诠释学的发展至少经历了六个阶段。一是作为《圣经》注释的理论。从1654年丹恩豪威尔(J.Dannhauer)第一次使用诠释学作为书名起,它就表示一种正确解释《圣经》的技术,而主要用于神学方面。二是作为一般文献学方法论。伴随着理性主义的发展,18世纪古典语文学(philology)的出现对《圣经》诠释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神学方法和世俗理论在文本的解释技巧方面趋向一致。三是作为一切语言理解的科学。这是从施莱尔马赫(F.Schleiermacher)开始的,他把诠释学第一次界定为“对理解本身的研究”。正像伽达默尔所说:“只有施莱尔马赫才使诠释学作为一门关于理解和解释的一般学说而摆脱了一切教义的偶然因素。……由于把理解建立在对话和人之间的一般相互了解上,从而加深了诠释学基础,而这种基础同时丰富了那些建立在诠释学基础上的科学体系。”^①四是作为精神科学(人文学)的方法论基础。狄尔泰(W.Dilthey)把“历史的意识”和科学的求真从理论上加以调和,试图在一切人文事件相对性的后面找到一种稳固基础,提出符合生命多面性的所谓世界观的类型学说。五是作为“此在”和存在理解的现象学。海德格尔(M.Heidegger)引入了“前理解”的概念,将“理解”和“诠释”视为人类存在的基本方式,“诠释学于是立刻就与理解的本体论方面联系起来”。伽达默尔(H.-G.Gadamer)进一步把“理解”的本体内涵发展成为系统的“哲学诠释学”,使诠释学成为今日哲学的核心。六是作为既恢复意义又破坏偶像的诠释系统。利科尔(P.Ricoeur)接受了神话和符号中诠释学的挑战,并反思地将语言、符号和神话背后的实体主题化,既包容后现代哲学怀疑的合理性,又试图在语言层面重新恢复论

^①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718—719页。